

梁溪先生文集

五

梁谿先生文集

文
三十七
四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

二十七

表劄奏議

御筆批答附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請行

第二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第六劄子

第七劄子

第八劄子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謝賜

度傳劄子

第二劄子

二十七

一

到介

乞罷 撫使待罪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第五劄子

親筆宣諭二首

辭免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劄子

靖康元年五月朔師

道以疾乞罷宣撫使有旨以公代師道宣撫使河北河東上劄辭免

臣伏蒙

聖慈特降

宸翰

河北河東國家根本之

地委令宣撫臣以孤生誤蒙天恩自庶僚中擢任樞

筦以死報國此志已定况當危難之秋主辱臣死乃

分之宜但今日此舉繫國安危种師中以宿將統重
兵以援太原不旋踵而潰散臣獨何人敢任此責又
种師道威望素隆見為宣撫若罷師道而授臣恐外
議不以為當區區微軀誠不足惜懼誤國事儻陛
下必欲使之亦何敢辭調兵選將應副錢糧須旬月
始辦太原圍又王師既衄深可寒心臣慮此數日間
已難守矣適見布衣高世兼奏狀謹繳進更容來早
稟受 聖訓謹具奏知

御筆

如師道不罷亦不妨事便可治行

此任無易卿者為朕建功切在審而後行不可
輕接戰

第二劄子

臣伏奉 御批以臣辭免宣撫使除命特加訓諭此
任無以易卿者竊念臣自遭遇以來惟知竭忠盡力
以圖報效而橫罹謗議皆出意外累嘗乞身未蒙俞
允且使待罪樞筦仰承 睿筭尚可龜勉若令宣撫
兩路將兵于外豈臣孤危乃敢當此伏望 聖慈特

賜照察餘俟面奏

御筆

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請行

卿素忠義何故不欲去適覽章奏太原府出人五百斫賊數十級以此見之尚可為卿何不奮然請行以成功名可體茲意

第三劄子

臣伏奉 宸翰令具有名望武臣契勘方今有名望

二二一十五

不三

三

朝

武臣無如种師道者雖老其智謀猶足用旦夕入覲以優禮待之必肯為 陛下用以李彌大副之 朝廷已為得人所有臣今來除命伏望 聖慈特賜寢罷不勝幸甚

御筆

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

第四劄子

臣適方具劄子辭免恩命復蒙 聖慈特降親筆手詔令與師道同行勿復有辭者臣之區區已具此奏

伏望 睿察追寢成命無任祈懇之至

御筆

不允所奏

第五劄子

臣伏奉 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免宣撫使除命復降 御批朕志已定須當卿去不允所乞國方多難不可辭者竊念臣爰自變故以來奮不顧身以徇國家未嘗輒敢辭難蓋荷 陛下知遇得以少效孤忠今日師中挫衄內外惴恐此誠多難之時捐軀報國

三又五九

卷六十四一七

四

朝仁

寧具臣素志豈復當辭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內揆緜薄實難勉彊而况遭罹讒謗動輒得外積憂成疾心力殫耗豈敢以孤危之蹤乃輒當統帥之重伏望 特加 睿察寢罷此除更俟來日面奏次

御筆

成命已行必無改易卿當為國立功不得辭免

第六劄子

臣伏蒙 聖慈特降親筆除臣宣撫兩路應大小事一委便宜施行不從中制但責成功亦不求速者仰

荷委寄之重敢不奉承 眷自然臣適見河間帥臣
奏報賊馬侵犯雄州安肅軍一帶乞差兵三五萬人
前來防托又見姚古奏報陳廸郝懷下把南北關人
兵並皆潰散乞添差兵把截事勢已急與其令臣作
宣撫使統兵二萬前往滑州所費不貲曷若各分萬
人犒設訖往河北沿邊及河東把截以濟一時之急
所有河北制置使只就委劉韜於事為便其種師道
乞加優禮或留京師或歸屯所乞自 聖裁臣非為
身謀但欲措置當理以濟國事伏望聰察謹具奏知
三丁四九

御筆

卿宣撫兩路此等事可一面施行劉韜事令三
省降旨師道已留京師

第七劄子

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宣撫使新命并乞罷樞密
院職事守本官致仕特降中使封回劄子賜 御批
不允臣仰荷天恩第深感涕實以宣撫樞筦之職於
今尤為重任而臣材術淺薄中遭讒謗難以冒居非
為身謀蓋恐誤國伏望察臣忱誠特從所請選擇信

臣付以重寄天下幸甚臣見以眼疾在假俟稍痊安當求對次干冒天威無任戰汗之至

御筆

卿昨日已受命豈得再辭河北河東實繫宗社卿宥密信臣朕所委寄便當來日受勅此志決定卿切體之

第八劄子

臣昨晚對 睿思殿竊見

陛下沿邊事焦勞至於感慟臣子之情不遑寧處是以未敢固辭今來除命退伏惟念任重力薄恐辜委寄誠難勉彊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昨於艱難之初蒙陛下任使輒當兵事蓋緣圍城之中事出倉卒無緣號召天下賢才故徒以區區之忠遂膺誤選賊騎既退又蒙擢置樞筦求去不遂既已負非才之責矣然因天下獻言而用其智謀上稟 睿訓旁資同列議論得暫承乏於此今者忽蒙擢爲大帥使之出將於外非所克堪中夜驚惕此必有建議不容臣於朝者况自頃以來橫罹謗議或以爲狂率或指爲姦佞其

甚者至以為收人心而又上煩 宸翰有威福專權之語人咫尺天威日在左右得謗尚如此而况使將重兵遠去闕庭乎臣區區一身誠不足惜深恐上誤國事雖 陛下復欲保全勢不可得伏望 聖慈更賜詳察特與寢罷成命仍許臣解樞密院職事守本官致仕退歸田廬無任皇懼待罪之至

御筆

朕面諭已至誠意切當體國受命必無回命之

禮

二八六 卷四十一 七 連元

親筆宣諭節賜裴度傳

節出裴度傳一段今直筆錄賜卿忠義徇國何愧前人竚觀成效以寬朕憂

謝賜裴度傳劄子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

度論元稹魏洪簡章跡上進

臣伏蒙 聖慈除臣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累具劄子辭免未奉俞允又被 宸翰過有褒語并賜臣裴度傳仰荷委任之重顧臣何人可以當此竊以 祖宗積累垂二百年河北河東最為根本之地金賊乘虛

兩路並入自河北入者既已侵犯都畿厚載而歸矣
而逆者雄州奏報不待涼秋已復犯塞自河東入者
破忻代以圍太原行將半年未有解圍之意宿將重
兵數路應援悉皆潰散校之吳元濟區區以蔡州數
城之地爲唐室患固不相侔而環蔡諸節度之兵與
今日士馬其強弱又不可同日而語而臣徒抱孤忠
才術踈短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 陛下以艱
難乏才之故誤有使令以度况臣實謂非倫非特未
允公議且恐有誤國事伏望 睿明於在廷之臣精
加選擇付之重寄庶幾成功仰副 陛下北顧焦勞
之意天下幸甚

御筆

已除卿宣撫便當受命

第二劄子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
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

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
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
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以然臣竊觀 陛下嗣位之
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
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
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
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
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
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御筆

覽卿所奏銘記於懷但爲國了事與卿共太平
之樂

乞罷宣撫使待罪劄子

既受宣撫使命以軍馬未辦量展行

日 御批遷延不去豈非拒命上劄子待罪及繳納告救

臣伏奉 宸翰謂臣受命月餘遷延不去豈非拒命
者伏讀震慄不知所措契勘臣於前月二十三日受
救至今纔二十日當時蒙 御批用太史局擇定今

月二十二日啓行臣以庶事未辦嘗具面奏乞展三日此乃恐事有未備上累國體非敢遷延今蒙 聖訓以爲拒命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伏望 聖慈特賜寬責

御筆

封還卿奏不須如此依定日二十五日內起發

第二劄子

臣嘗具劄子以奉 御批謂臣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伏讀殞涕惶懼待罪乞賜寬責未奉指揮伏念臣本

二二六十九

臣嘗具劄子

十

長五

以書生遭遇盛際常願奮身效命以報 聖知自受宣撫職任以來夙夜憂惕懼不克任辟置官吏選用將佐團結隊伍關請器甲措置錢糧雇買車馬種種軍須率皆創建非若童貫譚稹諸事熟成上下應副咄嗟可辦而 陛下督責之峻猶未及元選定出師之日便謂臣遷延拒命不行竊恐 聖慮有所未亮也臣前備員守禦使司激賞探報使臣已蒙 宸翰謂其專權今承乏宣撫使司治行量展日限又蒙 御批謂其拒命專權拒命者臣子之大惡有一于此

罪不容誅陛下方臨遣大帥震揚國威捍疆敵解
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充其選無乃不可乎臣聞
軍旅之事非任之專信之篤者不可以成功臣日在
陛下左右咫尺陛下猶且聖訓如此況行師於
千里之外謗黷交興上惑睿聽陛下果能亮其
區區之忠乎與其進無所成有誤國事不若知難而
退甘受竄誅伏望聖慈罷臣知樞密院事河北河
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以正典刑選命信臣委以重
任臣見居家待罪無任祈天俟命皇懼戰越之至

御筆

豈須如此止欲卿連行今封還卿奏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待罪乞罷知樞密院
事并宣撫使職事特降親筆封還所上章感戴恩德
彌深震竊念臣智識淺短學術迂踈獨於義命之
際素知自信曩者遷謫七年退伏田里不知貧賤之
可羞揭來中都適遭陛下龍飛特被眷獎致身樞
輔不知富貴之可樂徒以上荷大恩未能報稱故雖

屢求去位終亦未果今孤危之跡讒毀交興罪狀日
聞致煩 宸翰屢有訓勅今復有拒命之語退自循
省莫知所以良自傷悼夫欲效區區之忠者臣之志
也至於成功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豈可必哉宣撫
兩路人臣重任事有至難自非 陛下不致毫髮之
疑於曾中安能有濟臣竊觀 聖聽不能無惑於羣
言日侍清光尚難自處而況可使之統重兵於千里
之外哉此臣所以日夜憂懼而不得不辭也伏望
聖慈憐臣於艱難之秋嘗效犬馬之力特賜保全解
其職任使遂退休則圖報大恩當期異日所有臣昨
蒙除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宜撫使等告勅謹具繳
進乞此骸骨歸于山林臣無任干冒天威皇懼戰越
俟死之至

御筆

何故如此方朕委付兩邊事俟卿前去措置所
有告敕封還不得更有陳請並無毫髮之疑止
要促卿速行

第四劄子

臣伏蒙 聖慈以臣待罪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
東路宣撫使重賜黜責特賜 御批封還劄子仰荷
天恩尤增感懼重念臣小才無取罪狀已多與其它
日受誤國之誅不若自歸於司寇伏望 睿斷特正
典刑所有宣撫司職事乞早差官交割管高宗廟諱臣無
任皇懼戰灼之至

御筆

封還所奏

第五劄子

臣契勘宣撫司已漸就緒錢物之類並未曾支動伏
望 聖慈選差宰執代臣使事竊見徐處仁唐恪朝
之老成累任帥臣諳練兵事可以充使如 陛下不
欲遣之於外但以使事委之且留京師令統制官等
分領將卒前去劉鞏解潛處使喚以宣撫司錢物應
副自足辦事更乞 聖裁臣未敢搬出見在府第待
罪聽候指揮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累百章不允辭免

卿所請雖累百章決不允可疾速辦行起發

宣諭疾速辦行

朕無纖芥所懷止欲激卿速行不須如此決不允從
疾速辦行夜來所批督卿速行今推托如此何望焉

宣諭陳奏請行

河東兵民日望宣撫到彼朕批語激卿欲行所有元批

進不期卿誤曉累乞退閑朕昨日進退疑惑甚難出

手欲全君臣之義垂之萬世今日見卿陳奏慨然請

行釋去疑念足見忠義之誠久而益堅朕甚嘉之

日六十一

一四

月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

十八

表劄奏議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論宣撫職事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第四劄子

親筆宣諭三首 謝賜御筵表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謝賜鞍馬表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親筆手詔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親筆手詔表

乞深考 祖宗之法劄子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 祖宗之法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第二劄子

親筆宣諭不須與三省議

路允迪等卹其家甚善益見徇國勤勞之意卿行不
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何必如此九事斷而可成再

三反復愈亂人意卿可一心措置備辦成功之後與
卿共享太平之樂

論宣撫職事劄子

累具辭免不獲將以六月二十五日出師上劄

子論宣撫職事及乞稟受廟筭以行

臣伏蒙 睿訓卿行不須與三省議此事已決再三
反復愈亂人意者仰荷委寄之重第深感涕臣既已
拜命受兵促裝輟駕豈復有可回之理見危致命臣
子常分亦無足道但 國家之事中外一體同心一
德乃克有濟今 陛下遣臣獨出 聖斷臣不量才

三〇七

二

明

而受任二三大臣不以為然使它日果能友誼則已
稍有踈虞仰累 陛下知人之明必且以臣為歸罪
之地此臣所以夙夜震懼而不自安也更望 聖慈
博盡大臣之謀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錢
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以報大恩實臣區區素願
死且不朽冒昧自列無任戰汗之至

第二劄子

臣伏蒙 宸翰卿出師今論已定者仰荷委任之重
第深感懼然茲事體大繫國安危非臣一人所可獨

任其責宰執間議論尚有不同者徒迫天威罷師道而遣臣觀昨日之所評議與今日之所施行其意可見伏望 聖慈更盡大臣之謀使人無異辭同任成敗他日或少有差跌不獨臣受誤國之誅豈勝幸甚至於以身徇國進而死敵則臣之素志也夫復何說以辭

第二劄子

臣契勘童貫以樞臣爲宣撫使踰二十年所握者皆關陝之精兵西討夏賊南殄方寇北攻燕雲喪失師徒無慮數十萬遂使國家兵勢削弱以至今日有夷狄憑陵之禍然貫一時蒙 上皇信任之專武臣將帥皆出其門內帑供給不可勝計置平貨場等以幹萬貨之低昂豐財足以養士厚賂足以弭敵故雖行師用軍無有紀律久而後敗今臣受任於國家艱危之秋姚种二帥軍馬潰散之後哀疲劣又不訓練之兵以抗強敵率烏合素不拊循之將士以邀成功甚矣其責重而且難也惟有一策不愛金幣以養士而作其氣庶或可爲而今之宣撫使司悉仰給於 朝廷

府庫空虛無以給予前日乞二百萬纔實得二十萬
已有難辦之論不知何以使臣率勵將士支梧兩路
而寬陛下北顧之憂也 陛下謂臣忠義感激奮
不顧身則可謂臣諳練兵事果能成功則不可夫以
兵弱財匱之時而欲徇 國家之急以捍屢勝驕暴
之虜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難更望 陛下與二三大
臣深計而熟慮之異時無謂臣輕率敢往而不顧
國家之大計也議者又謂臣建守三鎮之策今日之
事臣當任其責是大不然三鎮者 祖宗陛下之三
鎮果能守則當與天下共守之如必使建議者任其
責則後誰敢為 陛下納忠者更望 聖慈與宰執
商議審處今各為奏明言遣臣之利害是非如何激
勵士卒如何應副錢糧屯泊當於何處戰守當用何
策斷自 眷意使臣得遵稟而行不致誤事非獨臣
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

第四劄子

臣昨自 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擢
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遇

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效而材疎智短終
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遑茲者伏蒙
陛下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闕然恐不足
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祈罷免而眷屬
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辭深惟國事之大
非小已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行願受 眷筭與
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庶幾有濟夫用兵
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規摹大略當須先定
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
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宰
相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
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
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
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
寇之端戰不可不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
以臣為輕舉設國不知 陛下眷筭與夫 廟堂之
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
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

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矣願
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
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
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不責速進

應河北河東並便宜施行不可深進或少衄亦不為
罪捷到亦不為喜但堅固期於全三鎮是朕之意卿
宜體此不責速進但款曲圖之庶保萬全

宣諭一切便宜行事

朕信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豈能預先定得
卿可一切便宜施行

宣諭所到如親行

李綱所到如朕親行

謝賜御筵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啓行有日特賜臣御筵者授鉞將壇謬總六師之寄
肆筵 宸禁猥煩八簋之陳 詔語春溫威顏天邇

中謝 伏念臣奮身寒苦逢世亨嘉祿仰斗升粗識素
餐之耻腹諳藜藿初無肉食之謀自筦樞機空糜廩
庾適太戎之犯順騎遶井門驅虎士以逆征軍連代
北憫其行役錫以宴娛仍招佩橐之臣以示加籙之
寵釘繁列宿粲鏤帶之內盼光奪流霞盪玉舟而親
勸驩騰部曲榮絕典彝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俎豆
豪英帡幪輔弼大亨以養躬節儉以旁招小雅之詩
政修攘而不廢已侈百朋之錫詎言三爵之過臣敢
不仰懷推食之仁力刷飲河之耻取羊豕執俘而獻
馘期能罷飲至以策勳守 祖宗之故疆誓不輕於
赤壤上君王之萬壽行入賀於紫宸

謝降賜玉束帶等表

臣某言伏蒙 聖慈以臣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啓行有日特降中使賜臣玉束帶一條撚金線小花
紫戰袍一領金笏頭帶一條魚袋全牙簡一面綠袋
全銀五百兩絹五百匹細物一百匹揀芽小龍茶三
千夸椽燭五十條刀劍六口人馬甲一副金鍍銀鑿
椅槍一條花角弓一張箭三十隻烏銀犀皮鞘劍一

口者總戎兩部曾未嘗於國威申錫百朋已繆承於
天寵轅門改觀帥幄生輝荷優賅之有加揣虛庸而
失措中謝竊以先王盟府之法賞必示功大臣輿服
之宜德惟稱物凡此焜煌之數當酬瑰偉之勲慨念
臣愚蚤逢主聖茂著銖分之效敢懷錫予之貪屬小
醜之未平曾大邦之敢拒猥膺推轂獲與登壇才乏
西平幣仍豐於異錦德非裴度帶有過於通犀衣以
珍袍副之古簡琕戈寶劔俾執銳以輸忠鳳旌蘭膏
期通宵而盡瘁丁寧示眷樞機銜恩比蓋伏遇 皇
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濟中興之業力排羣議獨奮
睿謀脫三鎮於犬羊拯兆民於塗炭天聲震疊國勢
牧寧察臣蚤與於邊機故此俾官於 廟筭憫其行
役被以 寵靈臣敢不肅整勝兵大推驕虜期無南
下之牧仰寬北顧之憂

謝賜鞍馬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貳疋金鍍銀
開裝紫繡鞍轡一副烏銀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臨
天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內廐之良佩服恩榮

祇深慚懼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萬化
操八柄以馭羣臣念其驅馳之勞錫以便蕃之寵壯
元戎之十乘解左服之兩駟偉然神駿之姿被以連
乾之飾臣敢不仰承 睿眷俯罄愚忠誓不與賊以
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壯雖無據鞍矍鑠之
姿將命不愆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謝瓊林苑賜御筵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以臣今日二十五日總師出門
特差翰林學士吳玠就瓊林苑押賜御筵者寵靈下

三〇卅六

吳玠

九

月

逮已霑零露之恩宴衍俯臨再被需雲之渥載推僥
冒第劇戰兢中謝伏念臣社稷散材康瓠小器力學
粗知於忠義逢時竊意於功名適丁艱難猥叨任使
超居丞轄曾罔著於休功繼掌樞衡迄茂聞於善狀
自惟迂拙每丐退藏未容乞身而歸更與登壇之選
雖忠誠之備寫終天意之莫回禮遇彌加榮榮浸侈
初肆筵於中禁復申牒於上林天厨具絡繹之珍樂
府備鏗鏘之奏雍容和氣感激懦衷下及羣僚亦與
榮觀顧寵嘉之莫擬撫羈賤以何堪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以道觀能使臣以禮推食慕漢高之烈脫袍
有藝祖之風致此鯁生亦膺異數臣敢不力修軍
政大振國威獻北闕之俘願希蹤於前世卻南牧之
騎期無媿於古人

親筆宣諭途中將護

數日不見卿良深引望途中勞神不易太原重事委
在於卿更宜將孝宗御諱用副朕懷

親筆手詔

勅李綱卿以鴻樞之柄總元帥之權方庚伏之屆時

二十九

眷優薄之勤止載惟忠盡深所歎嘉顧邊警之未寧
繫壯猷之是賴以卿舉措為國安危欲建威而銷萌
宜持重以制勝往思孝宗朝諱務決萬全卿其勉圖朕
所傾竚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宣撫河北河東降 親筆手詔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八日伏蒙 親筆手詔一道以臣
宣撫河北河東兩路特賜撫諭者跪辭 丹陛方違
咫尺之威捧誦紫泥遽奉丁寧之訓洪惟德意仰見
天心平謝伏念臣學淺而術迂德輕而接寬驟蒙 眷獎

超執事機方錫胡黃銳於晉疆而燕寇擊兵於朔部
長蛇封豕肆毒吾民鋒蝟斧螳扞我天討屬聖神之
在念宜俊彥之旁求猥及非才俾東大計實安危之
所繫顧舉措之敢輕負責良深撫躬知畏伏惟 皇
帝陛下今上至明而在位攬長轡以馭臣任用者必
責其有成訓迪者必規其所弊慮臣輕於料敵故申
持重之言以臣勇於赴功故有孝宗廟諱之誠乃形一
札以取萬全臣敢不上體淵衷仰循聖詔遵 仁皇
之秘略參以並行體魏武之新書動以從事

三十五

乞深考

一一

何楚

乞深考 祖宗之法劄子

靖康元年七月
初總師道出鞏

洛望拜 陵寢上劄子乞深考
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

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 陵寢潛然涕流恭惟 祖
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 聖聖傳受以至 陛下適
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 陛下嘗瞻
思報勵精求治之日伏望 聖慈深考 祖宗之法
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
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 九廟之靈下以
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

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之至

親筆宣諭覽所上章陳 祖宗之法

覽所上章陳深考 祖宗之法等事足見忠義愛君之心當一一銘記於懷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

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 朝廷降旨詔書所起之

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 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

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

三二〇廿八

卷之六

十一

何基

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激擊之威 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 宗社之羞而 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

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
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 宗社安危殆
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 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
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
北汾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
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汾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
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得金
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
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
光之日未幾 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
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
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
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
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
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
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
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
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

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之備臣恐後

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 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 廟堂不深思 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其地強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敢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

不能得其實數姚弋仲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 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 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 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第二劄子

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踈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 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者周爲大

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
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已皆怒而歸其後
直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
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
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
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
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

十一



